

花城出版社
子抗 著



永恒

yong heng

永恒



90261805

子抗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恒

子抗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60-3721-X

I. 永...

II. 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703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环城西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2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21-X/I·3045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永恒	1
一幅杰作的诞生	167
跋	353

永恒

城市中的一块空地。很像是一个废弃的工地，一个当初计划很大后来发现一无是处的宏伟工程的遗迹。荒地中间有一栋工棚样子的简易建筑，四周长着一人多深的茅草，草里面到处是胡乱丢弃的机器零件，钢管，齿轮（它们那么大，真不知道是从什么上面掉下来的），卡车车头外壳等等。所有金属物都严重锈蚀，表面氧化成深红色，敲一下就会掉下一大块锈皮来。如果是钢管，就会发出清脆的声音，空空洞洞，经久不息。

空地被严格地围合着，门口写着禁止进入的字样。

让我们进去看看这间工棚。我们绕房子走一圈，发现没有门可以进去，也就是说没有门可以出来。只在西边的墙上，离地约2.5米高的地方，有一个0.5米见方的窗子。窗子用一些木板条横七竖八地钉死。墙脚长着苔藓。

已经是黄昏了。天空明净而安宁。鸟从深草中扑楞楞飞起，作当天的最后一次盘旋，试图把自己清楚地固定在天空里。最后证明那不过是幻想。它们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黑点，而且不久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田鼠在张望。低洼积水的地方，青蛙开始不安分地鼓噪。天越来越黑。四周安静下去。

〔青年〕

一阵突然的寂静把我惊醒。

我立即意识到，连着九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那种声音，刚才突然消失了。我记起来了，在最初一阵子我对这种声音是有感觉的，也猜测了一下，想知道那是什么。但接下来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新来的声音混合在其他声音中间，成为环境的一部

分，新来的痕迹消失得干干净净。我已经分辨不出，实际上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分辨这种声音。我立即就忘记了有过这么一种声音。只有现在当这种声音消失的时候，我才又突然记起来它确实存在过。我记得那种声音怪沉闷的，是来自地底下，就在我这间房子的下面。

这无疑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有着某种明显的含义，这是不用说的。问题是我知道这件事跟我有关系，很可能就是专门针对我来的。

我环顾四周，很久以来第一次感到严重不安。

我住在这一长排封闭的房子里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到底有多久我说不上来。我早就放弃了记时间的习惯。我觉得那是多余的。一开始我还能大致上判断出一个月或者半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尺度，到后来我就连年的感觉也没有了。在这一排房子里你根本感觉不到季节的变化。这是设计得非常好的房子，对于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房子。本来我这么做的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要废弃时间感觉，就是要摆脱时间，要生活在时间以外的某种状态。在外面你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人类有许多怪异表现，其中之一是把时间人为地分割为一段一段，标上某种刻度，好像那是一根皮尺似的，以为这样一来就“掌握了时间”。人们甚至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三十年前的今天出生的。三十年前而又今天，这明显是可笑的。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这一点。其实只要他们随便想一想，就不会表现得这么可笑。问题是人们从来就不准备去想一想。基本上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不管荒谬到什么程度，那他们就一定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实际上恐怕他们连这个也不想。我说他们“认为”传统就是天经地义，那实在是抬举他们。他们从不认为自己要有什么“认为”。一只老鼠掉到河里去了，后面的

老鼠大概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但人那就难说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当他们准备撤退时，我就已经决定要留下来。我对他们说你们尽管走好了，不要为我担心。这里什么都有，我看就让我在里面住一辈子也足够了。一个人还能要求什么呢？他们走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麻烦他们把唯一的一扇门用砖砌死，“留一个窗户足够了”，我对他们说，“我要出来我自有办法”。他们开心地干着这件工作，他们干这个是很内行的。后来当他们快砌到门顶——还差一个头那么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把头探进来，问我：“真的要砌死吗？”我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他就吹着口哨把门砌得严严实实。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后一个人。而现在我连这个人的脸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也记不起来了，可见我在里面确实有一段时间了。（噢，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说起来这也是人类的一大特点。他们从来不问这件事或者那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叫他砌门他就砌门，你叫他干别的他就干别的。这样他们就有工作了。他们等着有人给他下命令。要是有什么命令也没有，那对于人来说就太难受了，他多半宁愿去死。只要有一个命令，管它是什么，他立即就高高兴兴去干，至于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是什么，让它见鬼去吧。意义，这个问题对于人来说是太大了，超出了人的思维极限。

所以首长或者领导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或者假装是）把某种意义赋予给事物。“我们前进，把敌人打死，这是有意义的，”首长说。好，我们立即就相信了。我们其实是假装相信，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也不在乎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准备去理解任何意义。关键是我们到底终于要干什么了，而这个过程是有意思的，并且我们有可能由此赢得食物和别的东西，比如荣耀等等。然后我们再用荣耀和食物去获取

好的交配对象。诸如此类。这才是重要的。人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就前进，把敌人打死。

到明天，首长又说：“你们昨天打的人现在是我们的朋友。去！把他们请来一起吃饭。”我们又高高兴兴地去干，还拍拍他们的肩膀，亲热得像老朋友。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你看，我还是要说时间，真没办法），某个地方的某些人对另外一些人实行集体屠杀，后来人家要审判那些杀人者，刽子手们感到很委屈。

“我们只不过在执行命令啊！”

对。他们是对的。他们确实很冤枉，因为他们从不理解那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是听命令的人。他们杀一个人，与他们砌一堵墙，那是一样的，是一种工作，是劳动。意义不是他们的事。

实际上，自从有了组织这么一种东西，意义就不再是任何个人的事了。它甚至也绝对不是首长的事。首长就明白什么意义吗？当然不。意义是组织本身的事，组织成了一个活的东西。非洲蚂蚁，电视告诉过我们，他们会砌筑宏伟的建筑，会干一些不可思议的壮举。但是看来不大可能是某一只单独的蚂蚁脑袋里面事先装着那座宫殿的蓝图。智慧只可能存在于它们的集体之中。这是不好解释的。如果你把这个叫做本能，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讲。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蚂蚁的群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生命，成了有头脑的东西。

电没有思维，磁没有思维，金属没有思维，硅没有思维，但是它们的组织是可以有思维的。你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组织起来，它们忽然就可以变得有思维能力。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奇迹。这只是一个流行的下三滥的普通魔术。

〔老人〕

很好，孩子，你终于来了。不，你来得不晚。也不早。你来的时候就是你该来的时候。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你想一想，就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不，稍微想一想就够了。不要做什么深刻的思考，那是装腔作势。千万不要假装思考的样子。你能够思考出一个什么名堂来呢？不可能的，假的。你现在肯定觉得自己苦恼得要命，我看见你眉心拧成了一个麻花。你在拼命找答案，还以为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让你找到。你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这一切都很可笑。我告诉你，没有答案，这就是答案。

你当然不会就这样算了，我知道你。看见你我就想起以前的我自己，以前我也像你这样，每天想啊想啊。可能只有经过你这个阶段，才会到达我现在的阶段。但是也不一定。也可能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放弃思考，你才能到达下一阶段。哪条道路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是每一条道路其实都是正确的，我老实告诉你，我不知道。也许你的道路通向更正确的地方，这完全有可能。你的造化也许要比我高，这完全有可能。我现在什么都不肯定。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所走的，也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已经达到一个正确的地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正确的地点，但是这一个，无疑是正确的了。这我可以保证。

凭这一点，我觉得我有资格提醒你，不要想得太多。要多用你的感觉。

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不要紧，以后你就明白了。也许你本来就不需要明白这个，因为你的路本来就不同得多。那也不要紧。多一种方法总是好的，对不对？

不过我恐怕我们的时间，我是说所有的时间，可能不会很多了。你要抓紧。你可以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继续用你的方式思考。

现在我们来讲点别的。我准备让你听听我的故事。我不是说过我以前也跟你差不多吗，我们就从那个时候，不，比那个时候稍微早一点的地方开始。

一开始好好的。我出身不差，不需要过早地考虑生计问题。家里有一点钱，能让我过得像个体面的少爷，能够把我送到县城里的官办学堂，接受我们那个阶层的子弟必须接受的教育。我的时代？不，你不需要知道得太仔细。我的时代跟你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只有一个时代，所有时代都是你我的时代。

接着说吧。那时我还小，比你现在小得多，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吧，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是一个远房的表妹。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我对自己没有办法，别人对我也没有办法。我是个内向的人。我不善于表达，我没有胆量，我把一切都闷在心里，不跟任何人讲。只是每次看见她的时候，我就慌张得厉害。我以为她看出我的心思，就慌张得更厉害。但其实我又很想让她清楚地知道我的心思。她呢，对我很有礼貌，把我看成兄弟，就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跟每一个掉进那种陷阱中的人一样，我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所以每次等她一走，我就为我的表现而懊恼，直想打自己几个嘴巴，发誓永远不再见到她。但等不到第二天，我又想见她。我想，她不知道我的心思不要紧，她不喜欢我不要紧，只要让我每天见到她就行。我那份心思就像一种沙漠植物，只需要几滴露水就可以长得很

好。

在现在看起来那是多么容易解决的问题啊。我现在可以想出至少十种办法来，每一种办法都绝对可行，可以很轻松的解决我当时的问题。但是在当时我觉得什么办法也没有。我是彻底地绝望了。

人就是这么糟糕的东西。但有的人不是这样。我有个表哥，那时候长年住在我家。我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到底算我们家哪一门子亲戚，也许是我老爷爷的老爷爷家的什么亲戚吧。我没见过他父母，他到底有没有父母谁也没有讲过。他跟我那个表妹就更是一点关系都扯不上。他跟我不同，虽然只比我大两三岁，但为人处世像个成年人那样，又调皮又老成。我父母把什么事都放心地交给他去办，他每次都办得那么漂亮，那么得体周到。我觉得父母把他看得比我这个儿子还要重。要是我们一起出去，我父母就要反复交待他，要他看好我，好像我是一个孩子，他是个大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倒不摆兄长的架子。多半他总要想出一些谁也想不出的鬼名堂来，搞得我们自己开开心心。这时他就又变回一个孩子了。

在跟她打交道方面，我跟他比就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比方说吧，他每次走进来，一看见她在那里，就像个成年人那样大大方方走过去，向她问好。还总是要问她父母好不好。一个少年人，谁会问人家父母好不好呢，可他偏偏就会玩这一套把戏。我知道他一点都不是诚心诚意，他才不关心人家的父母怎么样呢，哪怕是等一下就快要死了。但是这一套很管用，连我父亲都不住的点头，好像说这孩子真懂事。一边点头，一边脸上带着赞赏的表情。她呢，一等他走过去，她的眼睛就一下子变亮了，水汪汪的。脸笑得像一朵花，还红着脸。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真奇怪我父母怎么会看不出来。然后他就

大大方方请她去花园里玩，说是去赏花，鬼才知道是去干什么！她每次都爽爽快快的答应，还问我去不去。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想我跟着去啦！我就总是找借口说我不想去，我说要去看书，要习字。其实我的魂魄这时早已经跟他们一起去了花园了。我手里练着魏碑，耳朵听着花园里的动静。我好像时刻听见她在笑，多半是疯疯癫癫地大笑，要不就是小声地窃窃私笑，笑得十分可疑。笑声一串一串，刚才还在海棠花那边，一下又到了秋千架子这边。我表哥就是有这本事。他能够逗得每个小女孩哈哈大笑。我一点都不行。我一句笑话都不会讲。她们因为我而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又出了一点什么洋相，干了一件什么笨手笨脚的蠢事，不是一脚踩到水坑里就是不小心衣袖带翻了茶杯。要是听不见她的笑声，那就更糟糕，我就一个字也写不下去。我想象中他们这时候不知道有多么亲密，我表哥那种人我知道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个时候我当然也想不出更坏的事。我能够想象的坏事就是他拉着她的手，面对面仔细地看她，或许还要摸摸她的耳朵。最多只是她装作一不小心倒在他的怀里，然后马上假装正经地把他推开。我知道这个表妹，她也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一看就知道她是个骚货。但我就是喜欢她。我就是喜欢她那种又窈窕又有劲的骚货样子。她长得那么好看，是我见过的最清丽动人的姑娘。

我硬着头皮写几个字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像个贼似的偷偷溜出去，手里多半还要拿一本书，为的是碰见我父亲时好撒谎说我是要到花园去看书。我溜进去之后就到处找他们。但是一发现他们，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是走过去呢，还是继续偷看。我就在那里踱步，假装看书，时时抬头看他们那边。他们在那里打打闹闹，有说有笑。一看见我，我表妹就跑过来，拖着我的胳膊，硬把我拉过去。说要我主持公道，因为

他又欺负她了。只有这时候，我才有机会挨紧她一下。我很想她这样一直挽着我的手。但是我们一走过去她马上就把她的手放开了。而且我们一走过去，他们就再也不打闹了，甚至连话都不说。他们两个人忽然都变成了正人君子，弄得我觉得自己是个不该来的人。其实我倒希望他们能继续那样。在打闹中，表妹就更像个妖精，更天真可爱。反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希望能让她那样嬉戏。看着她汗水淋漓地疯疯癫癫，总好过规规矩矩坐在那里。这种时候我表哥一般总是要取笑我们几句，说她将来嫁了我之后如何如何。于是他们又开始有节制地打闹一番。过一阵子，他就借口有事走开，临走了还要加一句，说，好让我们两口子讲体己话如何如何。表妹又打他一下。等他真的一走，就什么都完了。我又变得结结巴巴，不知道可以讲些什么。表妹也只问我读什么书。过一阵子就起身说要回家了，还代她父母邀请我去她家玩。

就这样过了大约一年多，我越来越不能忍受。有一天下午在我的卧房——以前是我父亲的书房——里，只有我跟表哥两个人。他玩着一把起了铜绿的短剑，抽出来又插进去。我在磨墨。我忽然对他说，表哥，你能不能，把她让给我。

这是我这一辈子说过的最愚蠢的话。听了这句话，他看了我半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眼光，然后说：

“让什么让？她本来就是你的。你们这种有钱的蠢货，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求我？好笑！”然后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过头去。

我气得朝他扑过去，但是即刻又停住了。我知道我打架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就僵持在那里。要命的是我知道他说得对，跟他比，我确实是又有钱又蠢。我哪方面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唯一的长处是能比他多背几句古文。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这么

看不起我，这让我很伤心。我一直把他当成我最好的兄长。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都还是小孩。

我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以后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这个话题。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那么尊重他了。我发了狠心。表妹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

表妹来的次数少多了。这一两年她好像长大很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打打闹闹。她出落得像一枝荷花，端庄得像个淑女。现在他们见面时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便说笑。我看着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表妹请他去花园玩，他总是推脱。表妹显得很不开心。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表妹对他是有意的，但是他到底怎么样想就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我固执地认为表妹只不过保持着以前对他的那种少年式的友谊，谈不上真正的男女之情。

秋分时节的有一天，天气已经凉下来，我记得那时园子里已经有些落叶，一踩上去就簌簌作响。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花园的亭子里偷偷地读书。是一本《西厢记》，表妹给我的。她说是我表哥搞来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搞得到这种书。平日我把书藏在一个我父亲发现不了的地方，晚上就偷偷地拿出来看。要是我父亲出门去了，我就白天也看。但到底不敢在书房里看。怕我正沉迷在书里面的时候，父亲突然走进来。只有到花园里去读才是最稳当的。

那天又是这样。其实那时《西厢记》我早读过不止一遍了。当时我正在重读张生与莺莺密约的那一折，心里兴奋，仿佛自己变成了书里的张生。忽然瞥见我表哥的小木屋旁边有个穿花衣的人影，一闪，就进屋去了。我知道那肯定是表妹。

我表哥一个人住在花园边上的那间小木屋里，是我娘分派给他住的。我娘说他反正野惯了，住在那里，随他去干什么，免得太管束了他，倒让他不自在了。夜里也可以顺便守园子。

我也想住那间木屋，我妈不肯，说我有福不会享，是傻瓜。小时候，木屋是我们的乐园。我，我表妹，表哥，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里屋前屋后的树林里捉迷藏。我们爬上木屋顶，从屋顶再爬上大樟树。我们躺在他的木板床上，从缝隙里看外面的树和天空。我们还在那里煨红薯吃，那真是太好吃了。但自从那次和我表哥吵架以后，我就赌气再也不去他的小木屋。

看着表妹那种躲闪的样子，我忽然起了好奇心，想知道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我蹑手蹑脚走到木屋的背后，生怕他们发现了。我找到一条缝隙，朝里面看。缝的位置很低，是在床下面，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脚和小腿。表妹坐在木板床上，背对着我这边。表哥呢，站在靠门边的地方，离表妹有几尺远。我放心了一点。我听见表妹坐在床上声音细细的说：

“要是我爹知道了，肯定要打死我。”

我心里想，他们肯定是一起去干了什么坏事。多半是把家里的什么贵重瓷器打碎了，要不就是又偷了家里的钱到镇上去买好吃的。以前我们经常干这种事。

表哥不做声。

表妹在床上动了一下。过了一阵她说：“你说话呀！你不做声这是什么意思吗？事情是你做出来的，你说到底怎么办，你倒是想个主意出来呀！”

听到这句话，我表哥粗野地笑起来。他笑的时候声音沙哑粗糙，像个中年人那样好像喉咙里有东西。

表妹说：“你还笑！亏你还笑得出来！你快想办法呀！我在外面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是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你在镇上跑来跑去，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再过一阵子，这件事想瞒都瞒不住了，我爹娘迟早会发觉的。你就这么狠心，让我一个人去担着？哼，到时候我把什么都讲出来，我看你也不